

剑川的雨

■ 停云

雨下在剑川，是一件多么有趣的事儿，在剑川提到雨的时候，最贴切的描写是用拟人的修辞。

在写雨的时候，我觉得是在跟雨诉说，而雨能懂亦在回应着。在剑川，看雨、赏雨、听雨都是件赏心乐事，雨落下来滴在青石板上，洒开着起的雾气，好似院子里长满的花卉草木可赏观之。

在剑川，下雨也是凭心情的来，碰巧遇上天气变化的时候，雨可是姗姗来迟的。在楼上看风云变化，浓的淡的云往西边的山飘移，远山之间的山谷，慢慢变得沉了、浓了，遮住了山的样貌，然后一点点地往原野、山村、城镇移动，雨翻山越岭而来，而站在楼上风景的你，也是清晰可见的，此时若有晾晒衣物、粮食、菜蔬，也是可以缓缓从容地打理、收拾着。有点“陌上花开、可缓缓归矣”的意味。

刘禹锡在《竹枝词》里写道：东边日出西边雨，道是无晴却有晴。刘禹锡在写此词之时，原意描述的是爱情里的情意。若是在剑川待上一段时间，看过剑川的雨，恍然间，你会惊呼，这诗句写的不就是剑川的雨吗？那么平白直接的描述，却那么充满梦幻，真真切切是自然地呈现。

一年有四季，滇西北有四季，春夏秋冬四季加上雨季。剑川在大理和丽江之间，稍靠近丽江，没有丽江的艳丽，与大理的大家闺秀相比又有些差距，小家碧玉略加点野性和自然才是剑川的样子。而野性在剑川的雨季就体现得尤为明显。每到雨季，山林深处的野生菌类就开始撑开大地，长满山林野莽。

走在大山深处，站在山顶，天上的云浓稠相间，忽而老君山顶的云驮不动水汽的重量，雨便落了下来。站在东山顶

晒着阳光望向西山方向，一层雨慢悠悠地追赶着慢悠悠的行人，最终慢悠悠的行人回到家，慢悠悠的雨正好落在了村庄，此时爬上楼看雨、听雨，看滴水穿石、水花飞溅，撩起胸中无限惆怅。

雨季来时，连续好几天的雨，大雨滂沱、雷鸣电闪，大山深处的大地吮吸饱了，积累一年的养分，在大雨后释放出来，山间的菌类呼啦啦地冒将出来，牛肝菌、鸡油菌、见手青、松茸……其中松茸是尊贵、挑剔的，味道也是最鲜美的。此时山中的各种野味便搬上了剑川人家的餐桌，有的菌类销往各地做成各种菌类食品。味美的菌汤锅加几片腌制的腊肉，品味一番，定能丰饶你的味蕾。这是自然馈赠给剑川人的佳肴，淳朴和野生搭在一起也便成了自然质朴的美。

雨自顾自地落着，太阳在发它的光，在剑川的天空下雨和阳光同时出现，人们将它唤作“太阳雨”。雨丝在阳光中旋转着，阳光的颜色便在雨丝中散发开来，便是诗人笔下的虹。有雨丝丝缕缕落在剑川，在古城的街巷里走着，古朴、宁静，雨水滴滴答答，听着、看着、赏着、淋着，沉默不言，静静地聆听，光是发呆就很好。

落下来的雨，一部分滋润了大地、乡村、山林和庄稼、花卉草木，其余部分便汇入剑湖，又沿着黑惠江流入澜沧江，而黑惠江沿岸的寺登街是茶马古道上重要的街市，马帮驮着货物穿行在滇西北的山川草木间，驮着的茶叶也有着雨水的滋养。

雨下一阵子，停一阵子。院子里花草草，望着天边云卷云舒，雨骤风起，花开花落。在剑川，雨也会不期而遇，大可不必惊慌，缓缓归矣便可。

如果大理是一本诗

诗行苍洱间

栏目策划 洪长青 王晓云 杨磊
栏图设计 何俊偉

建宁怀古

■ 陈钊镬（清）

彩云桥西彩云城，断堞残垣战幽草。
白王宫殿披荆榛，干戈揖让蛮烟扫。
武侯铁柱屹天威，苍鼠寒鸦螟夕晖。
若水文波赋心迹，清平德化西泸归。

岩头印挂谁真贋，骑猪化象言尤幻。
仙桥换木隔尘踪，菩提空翠波罗洞。
云涛揭破俯前川，迷津古渡暝桑田。
绣壤村域榆柳错，弦诵之声烟火连。

我自江南来万里，苍崖古雪心相许。
薰风吹马畅游情，浪放长歌穹十纸。
数百年间王气浮，流霞似水思悠悠。
指雇青螺趋万壑，横空雁字翔高秋。

——《大理历代诗词选》

史料记载，元代时期，曾于（弥渡）白崖设建宁县，1288年基建宁县人赵州。古时白崖城又称彩云城，相传是白子国的故都。江南人陈钊镬跋涉万里来到西南边陲任赵州知州。或许以为蛮荒之地，却未想到这里的万古山河，藏着岁月浮沉。不由得“浪放长歌穹十纸”，一纸诗章，述尽建宁残垣旧迹、神话遗踪以及人间烟火，载古今兴替，发千年一叹。

“彩云桥西彩云城，断堞残垣战幽草”，遥远时空里，建宁古城、白王宫殿的繁华盛景早已湮没在荒草荆榛之中。昔日干戈征战、部族纷争，也早已在岁月尘埃里灰飞烟灭。一如刘禹锡笔下“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”，曾经煊赫一时的风光，终会随光阴流转归于平淡。暮色漫过大地，南诏铁柱静沐余晖，泛着厚重的历史光泽；长风穿林，古树簌簌，似在低声诉说千年沧桑。“岩头印挂”“骑猪化象”“仙桥古洞”，缥缈浪漫的民间神话，正是弥渡独有的山水诗意。登高远眺，云涛尽散，平川铺展，古渡沧桑尽收眼底。昔日荒远边地、迷津险渡，如今却是榆柳交错、千村万落，一派生机。“弦诵之声烟火连”，书香袅袅，炊烟脉脉，岁月安宁祥和。

正所谓“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”。盛衰荣辱，终成过往云烟；唯有山河不改，人间常新。

“我自江南来万里，苍崖古雪心相许。”弥渡虽地处西南边陲，当这位江南知州踏遍青山古壑，览尽千年史迹，沐熏风而纵长歌，望流霞悠悠、秋雁凌空，万千感慨涌上心头。品读其诗文，我们既能共情杨慎“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”的物是人非，陈子昂“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”的“古”怅惘，亦能读出一份静观世事变迁的豁达通透。

岁月长河奔流不息，古今山河一脉相承。沧桑往事，是时光沉淀的厚蕴；现世烟火，是时代馈赠的安宁。我辈生逢盛世，当铭记来路，怀赤诚初心，笃定前行，在这片山河之上续写崭新诗篇。

（杨磊）



秋韵

高文摄

爱如长风

李桂科

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党的二十大代表
全国诚信之星 洱源县疾控中心名誉主任

原著作者：杨文龙（一筆）
栏目策划：施崇兴 王晓云
栏图设计：王伟刚

李桂科对山石屏的情感绝没有“作秀”的成分。面对中央电视台记者，他说他死后骨灰要埋在山石屏，与那些逝去的麻风病人和康复者为邻，后来也在中央电视台《讲述》栏目播出。这可能信口胡诌，是要说到做到的。就这个问题，我问过李桂科和他的家人。李桂科倒说得轻巧，到时候把骨灰拿进去埋掉就行，没有什么顾虑。可见他与山石屏的麻风患者真是情同手足，投身麻风防治事业四十多年，死了也要与麻风患者葬在一起，这是对夫妻而言，其中滋味只有自己明白。但身为李桂科的妻子，我相信杨芬医生能理解。医者仁心，他俩的使命都是救死扶伤，当初她选择了李桂科为终身伴侣，也就意味着尊重李桂科所有的选择。

李桂科的善良是发乎天性的自然流露。我们到孟伙营时，遇到村里的老人，都说他善良有孝心。有个老人还劝他，桂科，你也是有儿有女的人，就不要见着人就给钱，好歹也要给钱给点留点。在李桂科的舅妈家，提起往事，老人哭，李桂科的表弟哭，李桂科

也陪着抹眼泪。在山石屏，提起1990年的那场沉船事故，李桂科说着就眼圈发红，提起那些逝者的名字，李桂科就忍不住热泪长流。但李桂科更爱笑，他的笑也是发自内心的，不假掩饰的。即便现在已年逾六旬，他笑起来还是那么天真，开心起来就像个孩子。很难想象，一个四十多年与麻风病人和康复者相处的人，没有被困视和疾苦击倒。在山石屏这个别人视为畏途之地，他安之若素。有时他也会与麻风康复者有些争执，更多是为山石屏的事务。那些康复者易激动，他就抬只小凳子到外边坐着，托着两腿看着天上的流云。等大伙心平气和，他又笑眯眯地和他们闲聊。

有个外地游客到山石屏，在网上留下几句话，有段关于李桂科的话挺有意思：“李医生，他总在笑，笑容很好看，慈眉善目还带着天真。笑容能如此的纯净，必定有美丽的心灵。我观察到，村民们拉着他寒暄或诉苦的时候，他的眼神总是专注温和的，让人觉得踏实。李医生做的事，已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‘医生’，麻风病患者的身体康复，在医学意义上早已轻而易举。李医生多年来和汉达康福协会等国内外公益组织紧密合作，是想促进身体康复外的社会康复、心理康复、经济康复，偏见和歧视，让心灵变异，让人沮丧萎缩。而李医生，想还原一个有价值，有尊严的生命！”

炼铁蝉鸣

■ 杨世明

牧童骑黄牛，歌声振林樾。意欲捕鸣蝉，忽然闭口立。”这是清代诗人袁牧笔下的“牧童捕蝉”图。而在今天，“以机代牛”的乡村日益增多，牧童也逐渐成了顽童，各种现代玩具丰富着孩子们玩耍的天地，也就用不着让孩子“骑牛捕蝉”了。

在滇西炼铁峡谷密林里的蝉群，由于再也受不到“捕”的威胁，因此一年比一年多起来。一到夏风灌满整个枝繁叶茂的炼铁大峡谷时，越过寒冬的蝉蛹在春暖花开里慢慢地长成展开双翅，自由飞翔于天空的鸣蝉，也飞到我宿舍对面的桉树林里，开始用特有的嗓子歌唱，用特有的语言来呼朋唤友了。这边“当啦、当啦”的弹奏鸣唱戛然而止，那边“知了、知了”的和鸣声又突然响起，桉树林里的蝉鸣声此起彼伏。好一个盛大的“知了音乐会”，吵闹得我午睡难以进行，我只得推开房门，闯入桉树林里，看个究竟。

走进挺拔的桉树林，抬头仰望，只见灰白的树干或浅绿的枝丫上吸附着一只只大如拇指的蝉，色彩相间的条

纹，布满了全身，坚硬的翅膀下，覆盖着一层白色透明、薄如轻纱的羽翼。一旦遇到燥热或兴奋之事，它们就使劲地扇动着那轻薄的翅膀，高亢地鸣唱；一旦遇到惊恐之事，它们就立即展翅膀腾空，迅速隐入远处的林间，让人难以寻觅。

在桉树林中，我发现最大的蝉也超不过一寸长，宽不到大拇指粗，但它们的鸣唱声却大如铍锣的声响。体小叫声大而多，体大叫声小而少的，诸如公鸡和水牛；花朵微小而香味浓郁，花朵艳丽而香味清淡的，比如米兰和玫瑰，这些也许是大自然物竞天择的法则吧！

只拥有卑微而细小生命的鸣蝉，如果它们不卖力地鸣唱，我们几乎只见翠绿的枝叶，不见微小的蝉身。但它们不在乎被看见了，还是看不见；不在意有人倾听，还是没有人倾听。只要炎热的夏天一到，它们会一如既往地，一丝不苟地演唱着，直至秋衣着身，大雁南飞，直至生命的终结。因为它们深深地知道，一生只能鸣唱十多个夏天，夏天是自己绝唱的黄金季节。

寒露 | 张世杰

露水落在清晨的叶尖上
像夜色写给大地的一封信
风还没有真正冷下来
却已学会放慢脚步
把蝉声藏进草丛
把月光收进霜白的窗棂

寒露不是突然到来的
它是秋一步步走向深水的声音
稻穗低头
柿子点亮枝头
远山在薄雾里显出瘦硬的骨骼
人们添衣
也添了一些对光阴的敬意

在这个节气里
凉意是一种提醒
该回到安静中
该把心事放轻
该像一颗露水那样
短暂 却折射整个秋天的光

连载 95